

马振岗 著

中国大使手札

1999年10月18日，
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，
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。

10月21日晚，
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一行来到使馆
出席江主席特地为女王举行的答谢宴会。
在热烈的掌声中，
江主席邀请女议长一起，
用英语合唱起“当我们年轻的时候”
这首20世纪30年代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。

全场宾客整齐地拍着手，
伴随着精彩的演唱，
发出一阵阵欢呼声。

女王平素的形象是稳重而端庄，
微笑中流露着威严，
这时却畅怀大笑，
乐得前俯后仰，
激动得流出了眼泪。

难忘 英伦



东方出版中心

中国大使手札

马振岗 著

难忘 英伦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难忘英伦/马振岗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8. 10

(中国大使手札)

ISBN 978-7-80186-887-9

I. 难… II. 马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5817 号

难忘英伦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2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75 千

印 张: 11.75

插 页: 4

印 数: 0,001—6,350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86-887-9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外交官的苦与乐(代序言)

年少时,见外交官衣冠楚楚地出入各种大场面,经常与外国名人打交道,看起来又光彩又潇洒,充满敬慕。不料在自己也进入了外交界,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,饱尝了外交生涯的酸甜苦辣后,我才真正懂得了外交官的苦与乐。

外交官员总被人视为国家的代表,这可不是一般人可得到的一种荣誉,确使从事外交事业的人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。但同时,这也是压在外交官心头上的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。维护祖国和人民的权益与尊严,是每个外交官最崇高、最神圣的职责,需要倾注毕生心血和精力,常常还要牺牲许多个人和家庭的利益。过去外交官多是单身在外工作,中国驻外使领馆被戏称为“和尚庙”。现在配偶虽可随任,但仍有不少配偶因工作、家庭困难、子女教育等原因难以同行。这种痛苦,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体会最深。由于身份特殊,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不能损害祖国的利益和形象,有时还需牺牲一些个人的“自由”,不得不放弃或改变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习惯、爱好和兴趣。甚至连讲话都不能完全“自由”,该不该讲,讲到什么分寸,都要有个准绳。这就是外交官的苦和乐。

外交官要紧跟国际形势的变化,站在最前沿观察世界风云的变幻,把握时代的脉搏。全球哪个角落出了事,都要争取最先获悉。外交官的喜怒哀乐也与国际潮流的起伏动荡连到一起。这种“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”的工作,具有特殊的乐趣,令人感到每天的生活都有意义。但这也使外交官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一时一刻都不能“两耳不闻天下事”。外交官

几乎都有一种“怪癖”：不管身在何处，每天头一件事，就是千方百计了解时局动态。一天得不到消息，整天都会“惴惴不安”，内心总感不踏实。过去通讯条件差，经常一两周读不到《人民日报》，只好设法购置个质量好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广播。现在能上网，能看到国内电视，情况好多了。新闻成了外交官不可或缺的精神食量，苦乐全在其中。

外交官不仅精神上紧张，日常生活也十分紧张。调研办案，迎来送往，会朋交友，工作节奏强烈。即使参加宴请，也难得放松。要宣传，要回答问题，有时还要口舌交锋。经常宴会完毕，连饭菜是什么滋味都说不清楚。一旦世界发生大事，外交官便要投入全部的身心。需要从扑朔迷离的复杂景象中捕捉真迹，提出应对的建议。搞对了，感到挺痛快；闹错了，内心则相当痛苦。国家领导人访问，对每个外交官都是头等大事。访问前，要竭尽全力细致周密地规划安排，来不得半点疏忽。访问期间，更要全力以赴，唯恐出现丝毫问题，终日可谓“食不知味，寝不安席”。但在访问圆满成功之后，看着领导人乘坐的飞机冉冉起飞，那种喜悦和幸福，却是常人难能感受到的。

外交官生活与时代同步，毕生都要扬鞭奋蹄，追赶历史的进程。这很艰难，却很有价值和意义。外交官处在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上，长年累月“经风雨、见世面”。这很劳累，却能陶冶出远大的目光和广阔的胸怀。外交官应知识渊博，需要不断追求，广学博闻，及时吸取新鲜营养。这很辛苦，却使理想的翅膀不停飞翔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寻常工作中难得的乐趣。

“乐中有苦，苦中得乐”，这就是外交官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外交官生涯中往往痛苦多于快乐。但是，每当想到自己虽是个平凡的人，从事的却是为祖国、为十三亿同胞争光谋益的伟大事业，而不是碌碌虚度一生，就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，情操是高尚的。

（这是我2002年在使馆为《世界知识》写的一篇稿子，文章虽短，却描述了一个外交人员的真实感受。现在我国驻外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比当时改善了许多，但工作任务也加重了许多。我把该文放在这里作为“代前言”，是希望读者对我国外交人员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。）

目 录

Contents

外交官的苦与乐 (代序言)

英国女王首次到中国大使馆做客 / 1

我所认识的布莱尔 / 7

在前首相希思家做客 / 17

一位矿工出身的议员朋友 / 24

我的贵族朋友“老兔子” / 30

同商业“怪杰”布兰森的交往 / 38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的中国” / 46

在伦敦经历香港回归 / 54

同英国议会外委会的一场斗争 / 63

抢救刘海若的前前后后 / 70

马克思忌日那天,我每年都去看望 / 76

大使馆里的历史纪念馆 / 83

在英华人的乡国情结 / 90

检阅伦敦警察培训学校警队 / 101

莎士比亚诞辰纪念活动散记 / 107

为第44届世乒赛和羽毛球苏迪曼杯赛颁奖 / 116

在伦敦城编篮者行会年会上做主宾 / 123

我成了彭斯“专家” / 128

同饮友情杯 / 134

我被朱镕基总理问住了 / 141

出访北约克散记 / 148

浮想联翩伦敦塔 / 163

话说伦敦绅士俱乐部 / 171

关于英美“特殊关系”及中英关系 / 175

英国女王首次到中国大使馆做客

伦敦市中心北部有一大片开阔的绿地——摄政公园，公园南端是鲍特兰大街。1875年，清政府租赁下这条街道49~51号的楼房作为驻英国公使馆。1876年1月21日，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到达这里，2月7日觐见维多利亚女王，呈递国书，成为中国驻欧洲的第一位公使。郭嵩焘任期十分短暂，但这所楼房从那时起到现在，却一直是中国驻英国的使馆。英国前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里·豪告诉我，他一次无意中翻阅外国驻英国使馆的资料，惊讶地发现中国使馆从设立以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。但是120多年间，英国从女王到男王、从男王到女王换了六代君主，却从无一

位莅临过这座楼房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99年10月21日的晚上。

1999年10月18日，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乘专机到达伦敦，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在中英两国漫长的关系史上，此前还没有一位中国国家元首对英国进行过正式国事访问。江主席是第一位，当时中英关系又处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，访问受到英国热烈而高规格的接待。

按以往习惯做法，英国女王每年正式接待四位外国国家元首来访，也就是春夏秋冬每季一位。后来女王年事渐高，精力有些不济，遂改为每年只在春秋两季正式接待两位外国国家元首，其他来访的元首则作为英国政府的

客人,女王只宴请一次,不安排也不参加其他活动,接待规格要低许多。作为女王客人来访的国家元首,访问日程有一套固定的模式:客人如星期一到伦敦,则专机降落在盖特威克机场,一名王室成员代表女王迎接,然后乘王家火车专列到伦敦火车站,由王室车队接进白金汉宫。如果提前到达,专机则降落在希斯罗机场,由一位政府代表(一般是一位退休大使)迎接,先住旅馆,此时还不算女王的客人。星期二早晨一位王室成员到国宾下榻的旅馆迎接到骑兵演练场,女王伉俪在那里迎接,举行欢迎仪式,检阅仪仗队后由女王陪同乘马车进住白金汉宫,中午是女王的小型便宴,晚上在王宫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正式欢迎宴会。星期三晚上由伦敦金融城市长举行宴会,女王不出席。星期四晚上由来访国家元首举行答谢宴会,女王出席。星期五上午,女王伉俪在白金汉宫与国宾夫妇告别,访问到此正式结束。如客人要继续逗留,理论上讲,英国政府仍负责安全保卫,其余一切由来访者自行处理。

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一般不举行答谢宴会,但为了尊重英方的习惯,江主席同意为女王举行答谢宴会,筹办的任务自然落到使馆身上。据英方介绍,答谢宴会有两种,一种是大规模的,在英方指定的一家大饭店举行;一种是小型的,多在大使官邸,女王现在不太喜欢轰轰烈烈的场面,更倾向小型的答谢宴会。我们从那几年有国家元首访英的使馆了解到,他们都是在大使官邸举行小型答谢宴会的。问题是我们那个大使官邸条件实在太差,宴会厅坐14个人都很挤,根本不具备接待的条件。这是我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英,如果只举办一个二三十人的宴会,连陪同江主席的主要部门领导都不能参加,也说不过去。在大饭店搞花费大不说,安全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复杂,而且是西餐,体现不出中国的特色。经反复考虑,我们决定在使馆里举行100人的中型宴会。同英方一商量,对方有些犹豫,声称女王一般不到外国使馆参加活动,“不过,女王陛下也许会愿意到中国使馆做客,但这需请示女王本人后才能确定。”过了几天,英方正式通知使馆,女王表示愿意到使馆参加答谢宴会。我和使馆同志闻讯后既兴奋又紧张,英国女王到中国使馆来,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,这又是以江主席名义举行的答谢宴会,必须十全十美,不能发生丝毫的问题。我馆从未办过如此高规格的宴会,任务十分艰巨。



作者(右二)乘皇家马车去白金汉宫向女王交国书

我召集有关同志研究了几次，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。使馆经常宴请客人，一般情况下并不困难，但这次不同，主人是国家主席，客人是英国女王夫妇和英国各界要人，是我馆开馆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宴请，菜肴和餐具都需要非常讲究。我年中回国休假时，紧急定购了带国徽的盘碟杯碗等全套的餐具，外交部供应处及时把货发到了使馆。关键是备餐问题。简单的办法是外包给当地中国餐馆，但这些餐馆都难做出地道风味中餐，安全也无法确保。我正在为难，我馆3名厨师自告奋勇承担起这项重任。他们的技术各有所长，贾师傅曾是钓鱼台国宾馆15楼的厨师长，技术好，又经历过大场面，就由他当主厨，另两位配合。贾师傅认真设计了菜谱，既是典型的中国菜，又便于洋人用刀叉进餐。我记得头道菜是浇汁鲍鱼，每只鲍鱼都要切成互连的薄片，一百多份，一只只切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；可他们说，能为江主席招待女王做菜，是难得的荣幸，再苦再累也值得。

王室对女王到使馆做客很重视，派人来使馆查看过几次，对女王的行动路线列出详细的要求，并提出要在靠近宴会厅的地方准备专用的一个盥洗间，供女王专用。我馆把大客厅旁边的盥洗室进行了彻底改造，地面和通道

都重新铺上红地毯。花大力气做好了准备,其实后来女王并没有使用。安全方面的要求更严格,英国保安部门到使馆检查了对外的每个角落,提出了许多要求。宴会前,他们又带警犬到处嗅了一遍,并在每个地方都安排了警员值守。

为了做好这次接待工作,我们召开全馆大会进行了动员,从设置、卫生到礼节、着装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。那些日子使馆每个同志全都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,大家忙得团团转,但心情却特别愉快。经过多方面认真筹备,一切就绪,单等江主席和女王光临。

10月21日傍晚,中国大使馆四周街道很早就实行了交通管制,普通车



Elizabeth II
Philip
2002

女王夫妇赠送的签名照片

辆禁止通行,大使馆附近不准行人通过。平时车水马龙的鲍特兰大街除了警车外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,气氛平静而肃穆。应邀出席宴会的客人都在远处下了车,步行到大使馆。我在门前迎接着陆续赶来的贵宾,尽管他们行走了几百米,每个人却都挺兴奋。这些客人先在二楼大厅左侧长客厅里参加酒会,等待正式宴会开始。我问了一下客人到达的情况,公使告诉我只差前首相希思和女议长布思劳伊德两人。正说着,女议长急匆匆赶到了。她开心地说:“我和希思一块儿下的车,我跑得快,他太胖走得慢,落在后面了。”过了一会,只见希思步履蹒跚地赶来,气喘吁吁地对我说:“希

望我没有来晚了,这么重要的场合,迟到可不太妙。”真不愧是知名的政治家,那么匆忙,还顾得上幽默地打招呼。

7点钟,江主席的车队准时到达。我把江主席夫妇接到一层的中国厅,等候女王伉俪来临。中国厅是使馆最高级的客厅,一切装饰都是中国风味。客厅右侧靠墙摆着一件高大的玉石镶嵌屏风,是乾隆年间专为皇宫制作的,有200多年历史,属于国家二级文物,是我馆“镇馆之宝”。房间摆设的红木家具也有200年历史,均是国家级文物。我们还把平时珍藏的几件玉器瓷瓶也摆了出来。当我正在向江主席介绍馆藏文物时,外面的同志进来报告说女王马上就要到达。

我赶紧走到使馆大门外,女王和她丈夫菲利浦亲王已经下了车,正缓步朝大门走来。女王身穿华贵的白色套装,戴着银白的珍珠项链,既雍容庄重,又不过于严肃。菲利浦亲王一身笔挺的西服,显得相当华贵。我把他们迎进门,江主席夫妇已站在中国厅外的前厅迎候。中英两位同龄的国家元首热情地握手,用英语愉快地互致问候。然后在江主席夫妇陪同下,女王和菲利浦亲王乘电梯上了二层楼,一起步入客厅。他们一进门,已经就座的所有客人“唰”的一下站立起来,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国德高望重的国家元首。两位元首沿着铺在中间的红色地毯缓缓走向主桌,不断挥手向两边的客人致意。

客厅是按照传统中国方式排列的。大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气势恢宏的长城线绣,下端布满鲜花和常青灌木,两边是中英两国巨幅国旗。主桌一字横排在前面,两侧是纵向的两排长桌。整个大厅洋溢着隆重、友好而热烈的气氛。

主宾落座后,小乐队奏起中英乐曲。在悠扬的音乐声中,两队训练有素的招待员整齐地入场,在统一的号令下开始上菜。这是江主席访英的最后一场正式活动,所有的人都很开心,纷纷为访问的成功和中英友谊干杯。大家一面品尝着独具特色的中餐菜肴,一面畅谈着中英关系发展的美好前景,时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。我注意到女王整个晚上都兴致很高,不断同江主席含笑交谈,就像一个普通的慈祥老人,没有一点王族的威严气色。

菜上两道,酒过三巡,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。在热烈的掌声中,江主席邀请女议长一起,用英语合唱起“当我们年轻的时候”这首上世纪30年代脍炙

人口的电影插曲。全场宾客整齐地拍着手,伴奏着精彩的演唱,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声。女王平素给人的印象是稳重而端庄,微笑中流露着威严,这时却畅怀大笑,乐得前俯后仰,激动得流出了眼泪。两个多小时的宴会,在欢愉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接近了尾声。临近结束时,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。副首相普雷斯考特和希思提议,所有英国客人共同献给江主席一首歌,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。在女议长的指挥下,全场的英国客人起立,以高昂的热情唱起专为好朋友送行的传统英国民歌《因为他是一个好伙伴》(*As He Is a Jolly Good Fellow*),女王夫妇也站了起来,轻松而有节奏地鼓着掌,完全融入回荡在大厅的欢畅歌声中。

这次宴会很快成为伦敦社交场合的一段佳话。参加宴会的人总要津津有味地讲述宴会的热烈气氛,旁听的人无不流露出羡慕的表情。有一位大使还悄悄地问我:“你用什么办法把女王请到了大使馆?太不可思议了。”又一个月后,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度招待会上,女王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江主席的访问,特别是那次答谢宴会。她深有感触地说:“我参加过数以千计的宴会,江主席的那次宴会是我感到最愉快的一次。江主席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国家领导人。”

英国女王首次到使馆做客,也使使馆同志有机会近距离见识了这位久享盛名的英国君主的风采。遗憾的是,王室严格规定不得拍照,因而没能留下任何影像纪念,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,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我所认识的布莱尔

2007年5月10日，英国首相托尼·布莱尔召开了一个约15分钟的内阁会议后，立即乘飞机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塞奇菲尔德，在特里姆登工党活动中心发表了15分钟“激昂”的讲话，宣布他将于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。就是在这里，24年前布莱尔第一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，开始了他的政治征程。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政界生活后，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宣告他从政生涯的终结。

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我熟悉的朋友后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布莱尔老了，真的是老多了。与10年前刚搬进唐宁街10号首相府那个神采奕奕、雄心勃勃的布莱尔相比，他显得又疲惫又憔悴。头发白了，皱纹多了，连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也变得黯淡了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对任何人来说，10年都是不短的岁月。但对此时此刻的布莱尔，与其说是他生理年龄的苍老，不如说是他政治年龄的衰竭。其实他才刚满54岁，无论从世界或者英国政坛来看，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发挥作为的年岁，他却不得不选择退出政治生涯的道路。布莱尔执政10年多，既有颇为辉煌的业绩，也有褒贬不一的举止，更有使他饱受指责并惨遭挫折的伊拉克决策。他从一个民意支持率长期保持在80%以上的首相和工党领袖，变为一个民意支持率下跌到26%、党内群起哄他下台的不受欢迎的人物。他只得走了。

我担任驻英大使期间,同他有过不少接触。我感到,布莱尔确实有个性,有特色,也有作为,在英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他深刻的痕迹和凸显的位置。无论对他如何全面评价,他仍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西方领袖人物。特别在对华关系方面,布莱尔始终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。英国在任的首相三次正式访问中国,布莱尔是第一人。

1998年10月,布莱尔作为第一位工党在任的首相访华,给中国人民留下相当不错的印象。但在1999年夏,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入侵南斯拉夫,发生了导弹击毁我国大使馆的严重事件,我国老百姓对布莱尔的看法大变,普遍认为他是美国的“走狗”。当时我正在国内休假,许多人问起布莱尔,我说:“尽管他在科索沃问题上表现恶劣,但在对华态度上并不坏,很重视同中国的关系,并一直在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。”在那种形势下我这样讲,当然不是信口开河,也不是依据一些表面的印象,而是经过几年对他认真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。

我是1997年3月中旬到达伦敦的,面临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香港回归问题。由于英国违背两国达成的协议,中英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。我莅任后的首要任务,就是配合国内做英方的工作,确保香港顺利回归。从保守党政府的态度看,这显然不是很容易的事。我到英第二天,梅杰首相宣布进行大选,结果在野18年之久的工党一举取得压倒性胜利,工党政府执政,不满44岁的布莱尔成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二个最年轻的首相。就任伊始,他宣布了两条对华新政策:一是“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”;二是“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,而不是障碍”。我听后心里顿时舒畅了许多,因为这两点与我国领导人的观点是基本吻合的。但在实际操作中,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,在一些具体问题上,双方仍存在不少分歧,斗争依然相当尖锐复杂。

我几次提出拜会布莱尔首相,作为新任大使,这种要求是合理的,一般应当得到满足。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能同他本人直接交谈,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亲自听听他的想法,并做些工作。英方却以他初任首相事务繁多为由,一直未作安排。就在这时,我接到媒介大亨默多克6月10日晚家庭酒会的邀请。酒会当晚,一进客厅,我就觉得这次家庭酒会与寻常的招待会

有很大不同,客人几乎全是新闻界的人士,我没看到其他国家的使节,但却发现不少政府官员。女主人热情地把我带到里间,说那里还有几位贵客,应当去见一下。我进去一看,原来是几名英国内阁大臣等高级官员。有的我已经拜会过,但多数我从没见过面,而只是从报纸和电视上认识他们的模样。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,我当然不会错过与新政府政要们结识的大好机会。当我正和财政大臣布朗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事时,他突然对我说:“托尼来了,你要不要见见他?”我转身一看,发现布莱尔离我不远,正兴致勃勃地与周围的人打招呼。他大概注意到了我,脸上显露出一种要和我讲话的神情,我立即走了过去。没有等我介绍自己,他就一面伸出手一面笑着对我说:“欢迎你到英国当大使,我的政府将同你合作,推动我们两国关系向前发展。”我说:“我已经注意到你关于中英关系的讲话,我将竭尽全力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,并相信会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。”接下来的谈话,自然是香港问题。他说:“我相信,香港问题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,而不是障碍,我们将努力使香港问题顺利解决,我已决定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。”我心头不由一振,双方原来初步商定的是,将由两国外长代表政府出席,他要参加,不就意味着政府代表要升格?这可是个新信息。我怕听错,赶紧又追问了一句:“阁下是说你要亲自参加?”他肯定地说:“是的,这是我们刚刚做出的决定。”我立即以个人的身份表示欢迎。又交谈了几句,我见周围还有不少人在旁边等待着,而且最重要的事情也谈了,便识时务地主动结束了和他的谈话。

布莱尔表示要亲自出席香港交接仪式,这表明了工党政府准备在香港问题上与我国合作的积极态度,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更有可能达成协议,以确保香港交接仪式的顺利进行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,我立即报回了国内。夜很深了,英国首相府办公室给使馆打来电话说,首相刚才见大使时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,不知大使注意到没有,特来提醒一下。第二天一早,英国外交部官员又来电话,询问大使是否把这一信息报告了中国政府,可见英方对这次谈话的重视。我第一次与布莱尔的见面就是这样,前后不过5分钟,内容却如此重要。那一个阶段我对外活动特别多,有些应接不暇,对默多克这个私人的“家庭”酒会,我曾犹豫过要不要出席,幸好我去了。这一



作者(左一)与布莱尔首相交谈

切看来不是事先安排的,因为我没答复是否出席酒会。只是布莱尔抓住了这个机会,尽快地把信息传递过来,事后大概又担心我这个大使是“榆木脑瓜”,对这条信息不敏感或不重视,故而连连来电话“提醒”。

香港交接仪式进行得很顺利。布莱尔在那里会见了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,给我国领导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双方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有不少共识,交谈融洽,这是主要的原因。而我想,布莱尔的谈吐风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布莱尔的眼睛在英国是颇有名气的。谈话时,他总是笑眯眯地用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你,很容易使人对他产生好感。

香港回归中国,消除了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大问题,为中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。1998年3月底,就职两个多星期的朱镕基总理到伦敦出席第二次亚欧会议,并访问英国,参加首次中欧领导人会晤,一举做了三件大事。这是时隔13年后,中国总理第一次正式访英,又是朱总理就任后第一次对外访问,英国认为是件“殊荣”,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。我作为大使,参加了一些主要活动,有机会亲身体验中英两国总理谈话的智慧和风采。朱总理以其出色的才干、精湛的见解和幽默的谈吐,赢得了布莱尔等人的高度评价。听他们交谈,仿佛是聆听一场美妙的交响乐演奏。务实的探讨,雄辩的论述,友好的交锋,诙谐的言辞,爽朗的笑声,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听起来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外交享受。

当时布莱尔出任首相不到一年,打着“新工党,新英国”的旗号,正在推